



以文学培根铸魂， 在守正创新中涵养中国式童年

——近五年原创儿童文学的传承发展、审美嬗变与创作突围

□王泉根



近五年间,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一段充满张力而不平凡的历程。儿童文学界牢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锚定为少年儿童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文艺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时代沃土、关照中国童年、传承文化根脉,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高标准、新要求全面融入儿童文学创作、评论与传播全过程。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凝心聚力、深耕创作,接续传承儿童文学服务成长、照亮未来的文艺初心,持续拓宽原创儿童文学的创作边界与精神维度,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奉献了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优质精神文化食粮,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事业迈入高质量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这五年,原创儿童文学创作呈现百花齐放、多维精进的繁荣态势,题材布局愈发完备、体裁品类愈发丰富、叙事表达愈发成熟。业界深耕主题出版、红色文化、时代现实、传统文化、儿童成长、自然生态等核心创作领域,持续打磨精品力作,以多元文学笔触描摹新时代少年的成长百态,立体演绎兼具民族底蕴与时代风貌的中国式童年,构建起意蕴丰厚、鲜活生动的新时代儿童文学叙事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自信与创作活力。

立足五年间一系列重大时间节点与文化契机,中国儿童文学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国家同向而行,主动呼应时代命题、承接文化使命。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要历史纪念节点,聚焦新时代强国建设、文化传承、少年成长等时代主题,推出一大批主题鲜明、立意高远、贴近童心的优秀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礼赞新时代新征程,主动参与、积极回应时代文化新变,让儿童文学成为记录时代、滋养童心、赓续精神血脉的重要文艺载体。

五年创作深耕结硕果,许多重要奖项总结了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实绩。以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核心,各类国家级、行业性文学奖项持续聚焦原创精品、褒奖优秀作品、发掘新锐力量,系统检视、全面梳理了近五年中国儿童文学在题材拓展、艺术创新、思想提质上的丰硕成果,集中展现了上届作代会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守正创新、蓬勃向上、稳步跃升的整体发展态势。

五年来,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在新的语境和市场经济下经历的深刻嬗变与创新突围。这五年间,原创儿童文学在多维拓展中,为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培根的维度：
主题出版、红色历史与抗战题材

原创儿童文学最深层的变化发生在观念层面。“儿童本位”立场仍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共识，越来越多的作家超越个体化的创作视野，指向历史与时代的主流人物与事件，积极回应时代命题

回顾过去五年,原创儿童文学最深层的变化发生在观念层面。传统的“儿童本位”立场虽然仍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共识,但其内涵正在被重新审视和拓展,越来越多的作家超越个体化的创作视野,指向历史与时代的主流人物与事件,既坚守“儿童本位”,又积极回应时代命题,尤其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节点上,主题出版、红色历史与抗战题材儿童文学迎来了创作与出版的高峰。这些作品正在从“讲述历史”向“沟通心灵”深度转型,在叙事策略、儿童本位立场与历史精神转化上均有显著突破。

2021年,童书出版人海飞发出“走向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星辰大海”的倡议,引起儿童文学界的广泛共鸣。儿童文学在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融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书写当代英雄的主题创作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对主旋律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入,从纪实类到虚构类,从以小学年龄段为主到兼顾青少年和幼儿,正在形成丰富立体的作品体系。接力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推出了“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新增《樊锦诗》《张富清》等30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打造了“革命精神谱·红色故事书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书系16种。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安的故事》挖掘“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年纪最小的烈士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红色基因的传承。还有讲述少先队红色历史的董宏猷的《一百岁的红领巾》,书写抗战少年成长故事的徐霞祥的《琴声飞过旷野》,反映革命年代少年叙事的袁山山的《游过月亮河》,书写雪域边防军民情谊与藏族少年成长的曾有情的《金珠玛米小扎西》,再现湖北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史实的方冠晴的《二月河》,以东北抗联历史为底色书写少年成长的张忠诚的《谁在林中歌唱》,刻画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过程的何南的《号角》,等等。

其中,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徐海蛟的《1938回答2026》是这五年间颇具创新性的作品之一。小说以“奇幻邮筒”串联1938年西南联大与2026年当代中学两个时空,让抗战烽火中的青春求路学与当今青少年的成长困惑遥相对话,激励新一代的精神突围与成长。鲍尔吉·原野的《宝塔山下的童年》倾情书写延安精神,多侧面地呈现了抗战时期两个八路军骑兵后代、蒙古族儿童唐古拉和达瓦与延安红星小学的孩子门一起坚韧成长的历程,作品将革命历史与儿童成长有机融合,在宏大叙事中保持了儿童本位的叙事温度。

张品成的《父亲的味道》以“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段隐秘而伟大的革命历史为背景,以小女孩兰兰的视角展开,讲述她随母亲来到茶阳镇,目睹母亲与“父亲”作为秘密交通员的危险工作。作品既歌颂了交通员的英勇与牺牲,更通过细腻的亲情感写,让红色基因与家国情怀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将革命叙事与亲情体验融为一体的写法,代表了红色题材儿童文学在叙事策略上的重要突破——不再依赖事件本身的戏剧性,而是通过个体命运的情感力量来传递历史记忆。

回望过去的五年,原创儿童文学在主题出版、红色历史、传统文化、现实关怀和儿童成长等领域均取得了长足进展。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和理论批评体系的建构,为儿童文学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

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凝心聚力、深耕创作,接续传承儿童文学服务成长、照亮未来的文艺初心,持续拓宽原创儿童文学的创作边界与精神维度,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奉献了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优质精神文化食粮,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事业迈入高质量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难能可贵的是,徐鲁的《孩子剧团》是作者历时四年深入挖掘史料完成的纪实性小说。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儿抗日戏剧团体“孩子剧团”为原型,通过20多名小团员的成长故事展现民族危难时刻的不屈精神与精神成长。刘耀辉的《秋月高高照长城》以中华文化为精神底蕴书写抗日战争中少年的成长历程,以“秋月高高照长城”营造清冷壮美的整体审美意境,古典诗词高雅悲壮的美感贯穿始终,深刻揭示了普通孩子从“被迫卷入”到“主动参与”反抗的心理基础与行为逻辑。李志刚的《将军令》聚焦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少年英雄群像,以河北涉县“崖畔村”为叙事支点,通过红生、喜旺、白鸽等少年的成长与蜕变,以小见大反映整个抗日战争的大背景。简平的《地底下的魔木小天团》则将目光投向上海沦陷时的流浪儿群体,通过魔术表演串联起上海沦陷区的抗战日常,在残酷战火与儿童纯真内心之间构筑了独特张力。李鲁平的《江上谁家少年》,将楚文化精神基因与少年成长深度交融,展现了江汉地域文化在抗战中的精神滋养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团结题材中,许廷旺的《额吉的河》书写“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动人故事,生动再现特殊历史时期,蒙古族同胞养育“国家的孩子”这一历史佳话,谱写民族团结的赞歌。

有研究者认为,以抗战历史为背景的儿童文学作品,“既是对历史记忆的生动唤醒,也是对青少年精神成长的指引,更承载着用文学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民族精神的时代使命”。在战争记忆逐渐远去的时代,红色题材与抗战题材儿童文学承担着“留存记忆、反遗忘史”的文化使命,在历史纵深中赋予童年书写更为丰厚的内涵,在儿童可承受的审美尺度内完成历史的正面教育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鼓舞。从上世纪的《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经典到当下这批新作,无疑都是帮助青少年“理解历史、展望未来”的钥匙,以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厚的样貌进入社会历史和文化教育场域,让历史的回响化为新一代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钙质。

文化的维度：
非遗题材、文化产业与历史考古

在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的创作态势下，一批新作不断拓展文化维度儿童文学的表达边界，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转向”，更注重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搭建起充满童趣与诗意的桥梁

近年儿童文学创作中,一股“传统文化热”正在悄然兴起。与以往多是将《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读物改编为适读的“少儿版”,或将非遗、文物作为背景点缀的做法不同,近年的文化维度儿童文学审美探索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转向”,更注重在历史与当下之间搭建起充满童趣与诗意的桥梁,让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真正走进儿童的生命体验,内化为他们成长动力。

在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的创作态势下,一批新作不断拓展文化维度儿童文学的表达边界。陆梅的《万花筒》扎根江南地域文脉书写少女的生命成长,将地域文化底蕴与个体心灵蜕变相融。周敏的《胡同也有小时候》聚焦老北京古都民俗,以童年视角打捞胡同里的城市文化记忆。赵丽宏的《月光蟋蟀》富有古典诗意的笔墨营构自然人文童话,在审美叙事中传递传统文化意蕴。杨志军的《拉萨的美驼与骏马》立足西藏地区风土人情,在民族文化书写中铺展高原少年的生命图景。这些作品跳出传统文化符号的浅层表达,着力挖掘地域、民族文化内在精神,在历史传统与儿童生命体验之间搭建诗意桥梁,推动传统文化精神内化于少年的成长历程。

林彦的小说《九歌》将战国屈原的《九歌》与儿童主人公的《九歌》展开创造性互文,以诗的语言铺陈小说叙事,在文化基因中建构儿童主体性。苏梅的长篇童话《咏鹅村的鹅》,以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鹅池书法传承勾连现代儿童生在困境的化解,可谓匠心独具。晋代白鹅后裔天歌一家,因相信了“吃了咏鹅村小白鹅的肉能变聪明”的荒诞说法陷入危机。天歌和伙伴们与潜入咏鹅村的卷毛斗智斗勇,最终发现查单单“没开智”的真正原因。他们引导、激励查单单走进自然,体验万物,大自然的蓬勃生机与看得见的素质教育,一起化为“问题儿童”成长的力量。

非遗题材是近年儿童文学中最为活跃的板块,非遗文化的儿童文学已从“符号展示”走向“生命体验”。汤素兰的《绣虎少年》是首部以湘绣为题材的儿童小说,讲述身患残疾的少年在湘绣工艺中找到人生意义的故事,将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残疾扶贫、少年成长甚至战争苦难等元素艺术地熔于一炉,令人动容。李伟的《皮影娃娃》将小学生李紫舒学习皮影戏的过程置于学校、家庭、社会三维成长空间中,展现一家三代人的接续传承与深情坚守。邵美茜的《爷爷的推光漆器》在完整呈现平金、堆鼓、丹髹、描锦四大髹饰技法的过程中,借着一场少女寻亲寻艺的远行,把漆文化的传扬与技能成才之路揉成温情脉脉的文学肌理。此外,曹文芳将儿童成长与国家级非遗淮剧巧妙融汇的《小淮班》,温燕霞以客家山歌童谣串联赣南乡

村振兴故事的《萤火虫》,姚晓虹的国内首部英歌题材儿童小说《梦起英歌》等,都是非遗内容的可喜之作。《妈妈的剪影》由弯弯、刘雪纯合作,依托剪纸非遗艺术,借一位女性的人生剪影,记录时代生活变迁,传递平凡家庭的烟火温情。

丝绸、瓷器、茶叶、文房四宝与中药,已被列入“历史经典产业”。这些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蕴含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血脉与民族智慧创造。一些作家将目光投向传承千年、远播海外的文化产业,为原创儿童文学注入了新的题材与创新活力。

丝绸题材中,周敏的《夏蚕》从河南巩义双槐树村出土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牙牙”苏醒切入,带领小读者回到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在传奇历险中探讨生命价值与文明演进,既有幻想小说的天马行空,又扎根于真实的历史逻辑与生活经验。炜然的《锦从天上来》以世界级非遗“南京云锦”为内核,将云锦织造技艺、纹样寓意与历史变迁融入少女锦霞的成长故事,彰显“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精神。荆歌的小说《千丝万缕》讲述混血女孩叶桑回到霞泽小镇的寻根寻艺经历,叶桑最终设计出融西班牙鸢尾花与江南缠枝莲图案于一体的丝巾,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串联起童年成长的文化寻根寓言,令人一读难忘。

彭学军的《玩泥的男孩》讲述景德镇男孩如何学习制作瓷器的技艺并逐渐成长为陶瓷大师的过程。彭学军扎根生活,报班学习制瓷,以双手感受泥巴的柔软,因而作品深接地气,并将大量制瓷专业知识巧妙融入其中。杨璞的《泥土的声音》,以佛山石湾陶塑为焦点,将千年陶瓷文化与奇幻冒险巧妙编织,用“会唱歌的陶器”“魔法窑火”等意象将繁复工序幻化为童话盛景,从千年窑窑的“泥与火”中淬炼童真。湘女的《景迈山的“茶阿爷”》扎根于全球首个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以一封跨越山海的“茶柬”为叙事引线,串联起两代人的真挚情谊与千年茶俗的传承。王一梅的《茶少年》和刷刷的《茶园笙声》,都将目光投向太湖茶乡孩子,通过茶乡少年的成长命运,展现乡村生态保护和传统制茶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王勇英的小说《小米的草药铺》,围绕广西侗族女孩小米与开草药铺的阿翁展开故事,风雨桥、蓝靛布、打油茶等侗族风情与中医药文化交相辉映,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与满满的童趣。鲁冰的“神奇的草药婆婆”系列则从中医药经典、民间习俗与传统童谣中汲取养分,用纯净唯美的文字讲述本草童话,将原生态的中国元素融入其中,充满奇思妙想。

文化维度的儿童文学创作,还体现在历史考古方面,其中三星堆与敦煌题材的童书“复活”是近年儿童文学的可喜收获。李姗姗的长篇童话《器成千年》以古蜀国泥巴“堆堆”跨越三千年的成器历程展开叙事,以器物视角串联古蜀文明与现代表考古,借拟人化手法展现个体成长与文化传承主题。她的《青铜神树》则是以三星堆文物修复为题材的儿童小说,从寻找“超级拼图”切入,将考古工作者一丝不苟的精神与当代孩子成长巧妙编织,搭建起连接古老文明与童心世界的桥梁。敦煌题材中,龙向梅的《夜叉守护神》撷取敦煌壁画中夜叉“善与力”融合的基本象征义,用童话之笔使“寻梦敦煌”成为儿童的精神之旅,在跌宕起伏的“考古”中感受文明脉动,体悟守护、信任与成长的力量。萧袤的《解忧公主和翼马》则将历史童年书写与现代儿童教育观深度融合,诠释“永不匆忙,永不担忧”的儿童生活哲学。王璐琪的《守护神》以战火中守护莫高窟壁画的少年为主角,书写文物保护与文明传承的使命。此外,由中少总社历时七年打造的“看得见的敦煌”系列绘本,以图画故事再现敦煌壁画中的石窟建造、壁画创作、丝绸之路商贸等丰富内容,并已改编为儿童剧上演。这些作品跳出传统文化符号的浅层展示,着力挖掘地域、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在历史传统与儿童生命体验之间搭建诗意桥梁,将传统文化精神内化于少年的成长历程。

现实的维度：
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与成长中的新一代

作家们自觉关怀现实，把社会发展热点融入笔下创作，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儿童成长与现实生活题材领域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完成了对当代儿童内心世界的深度探索

现实关怀依然是这五年间原创儿童文学的重要维度。作家们自觉地把社会发展热点融入笔下创作,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儿童成长与现实生活题材等领域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

乡村振兴题材儿童文学通过儿童视角观察山乡巨变,是“文艺赋能乡村”的生动实践,乡村少年正成为时代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驻村书写与乡土关怀是现实题材创作的重要方向。薛涛自2021年开始以驻村第一书记身份扎根辽东乡村,三载驻村生活的深厚积淀化作长篇儿童小说《一加一等于二》。在这部作品中,作家首次聚焦农村智力障碍特殊群体,将

乡村治理的生态智慧、生命平等的价值追问等重要命题,熔铸于少年跌撞前行的车辙印记之中。乡村振兴的密码,藏在每一个“被看见”的平凡人身上。

马慧娟的《飞起来的村庄》聚焦宁夏红寺堡易地扶贫安置区,这里正是热播电视剧《山海情》的故事发生地。作品以儿童的独特视角,生动感人的艺术表达,呈现了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特别是移民搬迁的独特风景。余闲的《小云兜里的梦》以“两山理论”发源地、浙江“千万工程”标杆安吉余村为背景,通过贵州女孩小云转学后的成长历程,展开山乡巨变的生动画卷。陈伟军的《桃花朵朵》,以全国首创的文化特派员制度为叙事内核,立足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用清新细腻的儿童视角描摹新时代浙江乡村蝶变图景。刘华的《苹果花开》立足乡土原野,在乡村日常图景中呈现自然生机,讲述少年如何帮助村民解决乡村苹果滞销问题的过程。

生态儿童文学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大命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命故事,让生态理念不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融入少年儿童成长的肌理。彭学军的《大鸟》聚焦鄱阳湖候鸟保护,以白鹤这一诗意的形象切入,讲述人鸟从“争食”到“为鸟种食”,共建和谐家园的过程。保冬妮的《童年树》记叙塞罕坝127位种树人跨越60年、四代人将荒原变成林海的人间奇迹,以诗意的文字落笔于浓郁的亲情与美好的日常生活。张琳的《大漠里的不死鸟》以腾格里沙漠的沙乡为背景,讲述千年琵琶“苇儿”重返故土、见证并陪伴返乡大学生植树治沙的故事。老藤的《蓝色哲罗河》以北国边陲哲罗河为背景展开生态叙事。邓西的《秘境回声》取材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丰沛的细节和动植物知识托举起保护国家公园的厚重主题。大秀的《大河的歌谣》以黄河滩为叙事场域,讲述乡村少年投身候鸟保护,书写黄河岸边少年成长,叩问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还有邓西的《深蓝》、王棵的《珊瑚在歌唱》等书写海洋生态的作品。

从鄱阳湖到塞罕坝,从热带雨林到北国江河,这批作品通过鲜活的人物命运和细腻的自然描写,引导少年儿童在文学审美中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生物多样性”等理念,在童年时期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种子与对生态的责任感。

儿童成长与现实生活题材一直是原创儿童文学锁定的重要书写对象。这五年间的成长书写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美学追求——作家们不再满足于书写个人化的成长故事,而是将儿童的成长置于更广阔的时代变迁中,实现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的高度交织。许多作家以信念和热爱沉浸生活现场,不断勘探人生的意义。

曾维惠的《爸爸的渡船》以202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市忠县长江段上“喻忠客2180”的摆渡人秦大益和曹利芳平凡而又感人的事迹为蓝本,用儿童的眼光和视角,刻画了库区百姓守望相助、舍利取义的努力与善良品质。这部小说以信念和热爱沉浸生活现场,不断勘探人生的意义,在三峡的苍翠中共同铸就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诗意地书写新时代两代人共同追求美好明天的故事,使人动容。舒辉波的长篇小說《大河》聚焦改革开放初期乡土中国的发展风貌,将儿童成长、乡土风情与时代洪流熔铸于一体,以深邃而轻盈、温暖而优美的叙述,巧妙实现对时代精神的探寻与建构。作者借助小波那双充满好奇的童眸,写出了汉江两岸充满烟火气的生括,父辈一代人的生存史构成了小波的生括深层叙事,人会告别天真,长大,但大河所赠予的勇气、善良与故土记忆,会长久地在人的生命深处留下印记。左弦的《我的世界》是首部聚焦外卖骑手子女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外卖骑手的孩子张原随父母在北京过暑假为切入点,描绘了新兴劳动者群体的生存境况与别样的童年成长。黄蓓佳的《上铺的兄弟》以千禧年初为背景,通过一所民工子弟学校的兴衰实验,将教育公平这一宏大命题推向文学前台。郭姜燕的《不再逃走的女孩》通过班主任与“问题女孩”之间的双向救赎,深刻揭示教育绝非单向的拯救,而是生命之间双向奔赴与共同照亮的过程。

蔡皋的《不能没有》以质朴图画与简短文字,描绘孩童与天地万物的情感联结,捕捉童年生命舒展的细腻瞬间。祁智的《方一禾,快跑》交织校园、家庭双线,描摹少年遭遇家庭变故后的内心挣扎与自强坚守,呈现逆境之下少年的心灵蜕变。作品扎根现实生活,在日常情境中发掘少年成长的力量与人间温情。王勇英的《狼洞的外婆》依托南方乡土自然风貌,讲述自我封闭的少女如何在外婆和伙伴的陪伴下,重新拾起面对生活的勇气。蔡崇达的《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借童年与小动物相伴的故事,探讨陪伴、别离与生命感悟。慈琪的《外婆变成了麻猫》以奇幻童话包裹亲情叙事,思考衰老、记忆与守护等议题。诺亚的《白夜梦想家》将病痛带来的孤独转化为梦境冒险,书写特殊儿童与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赵卯卯的《我的,我的》以诗性童话叩问儿童的孤独、病痛与生命疗愈。童子的《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以童诗的形式思索时间、生死与生命价值。这些作品从亲情、疾病、生命体验等维度,完成对当代儿童内心世界的深度勘探。

此外,少儿科幻也收获颇丰。贾煜的《改造天才》借脑机改造的科幻设定,思辨“天才教育”,探讨科技伦理,守护孩童情感与完整人格的成长价值。王威廉的《火苗照亮宇宙:暗生命传奇》以月球基地为起点,少年跨时空探索宇宙暗生命,融合前沿科学想象与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

回望过去的五年,原创儿童文学在主题出版、红色历史、传统文化、现实关怀和儿童成长等领域均取得了长足进展。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和理论批评体系的建构,为儿童文学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儿童文学需要在拥抱创新与坚守初心之间找到自己的道路——既要善用新技术、新媒体拓展儿童文学的边界,又要以文学的力量守护童年最真的好奇心、想象力、同情心,以及对世界最基本的信任。唯有如此,儿童文学才能在时代洪流中真正完成其“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使命,凝聚起社会与历史、人心与人性、上代与下代之间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